

雲南叢書

趙藩題

雲南備徵志卷四

原任山西武鄉縣知縣 臣王崧編纂

故實四 通鑑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編集

元胡三省音注

按通鑑所紀於十七史外有采自他書者今十七
史所載雲南事實俱已備錄通鑑似可從略然篇
帙浩繁事多散見閱者猝難會通故於通鑑之載
雲南事者仍備錄之以當吳志之大事考云

武元光五年初王恢之討東越也

見建元六年

使番陽令唐

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
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
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
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
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
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徃關入遂見
夜郎侯多同多同夜郎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

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犍道指牂牁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

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鄭元曰縣官徵聚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率所類翻

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

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

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

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

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

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

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天子大說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守
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涇死者甚眾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
宏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

犍爲自葆就

元狩元年初張騫自月氏

還

事見上卷
元朔四年

具爲天子言西

城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
善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
賓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
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
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
大夏在大宛西南在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
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
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
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
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
地萬里重九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
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
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
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驪出冉出徙出邛
僰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徠南方閉
嶺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

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
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

三年上將討昆明

以其閉漢使故也

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

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明池蓋地三百

二十
頃

元鼎五年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

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

雲南便得示 卷四
因以爲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
戈船以載千戈因謂之戈船也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
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六年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
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
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
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
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冉
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笮都爲沈黎
郡冉駝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元封二年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
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
同姓相仗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
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
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
滇王玉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
十七臣瓚曰元鼎六年定南越地以柯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
武都牂爲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且以其故俗
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治毋賦稅

六年漢旣通西南夷開五郡

五郡犍爲越嶲沈黎汶山益州

欲地接以

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

杜佑曰昆明在

越騫西南諸蠻所居

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

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

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往擊大破

之

四年西南夷姑緡葉榆復反

姑緡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

榆澤名武帝開爲縣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

此益州刺史所

部兵也宋昌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

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

守

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

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

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五年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

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爲縣屬牂牁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

長爲鉤町侯使主其種類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爲鉤

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五年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

宣神爵元年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

遺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

攻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爲縣地理志夜郎鉤町漏卧三縣皆屬牂牁郡牂牁太守請發

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

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

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

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

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遠臧溫暑毒草之地臧古藏字雖有孫吳將責育士若入水

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

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
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
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
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
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
饗道饗興餉同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
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讀
日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
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
云在此年十一月未知何据也
河平中而胡旦漢春秋

綏和元年鑄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母

句氏作磬後或以玉爲之

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

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元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設庠序

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庠者

養也序者教也

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

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

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

服虔曰言

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言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

救時務也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

雪南仙律

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

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

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

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

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之所常行也夫承千歲之衰

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

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

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

而罷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

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張晏曰越不著衣髮慕中國化遣譯來